

古树老宅双柏村

李焕龙



家乡紫阳县是座山城，依山临江，山水灵淑，人物秀美。我居住的地方是一面山坡，房屋高低错落，一条石梯人行巷道逶迤穿越在房屋之间，上下通达，往来不穷，承载着山城岁月的悠悠过往。这条巷道用石头修衢，少说也有一里长，便利行人往来。那一面山坡上所有的民居都共享着一个地名：百梯巷。

我不止一次地踉跄着石梯试图为百梯巷以名正实，由山坡上到山坡下，一步一步地用心丈量着石梯的步数，却总是得不到准确一致的答案，不是少几步就是多几步，始终没有悟出道理，最后也才明白了一点，石梯超过或者达到了一百步，百梯巷名至实归。我相信不止一人煞费苦心认真数过百梯巷的梯子，也都心存疑窦不得其解，因为我们验证的本心毫无意义，百梯巷每时每刻都在提醒行人，路是让人行走的，不是让人计算的，脚踏实地，顺其自然，该走走，该停停，就不会乏累自弃，亦无妨碍他人。

山城是秀美的，也是粗犷的。花开向春路。时代在变迁，社会在进步，人往高处走，城市规划建设日新月异，由最初的一条河街不断地扩展延伸，依山建成三条东西走向的主街，城市骨架越拉越大，紫阳新城和仁和两个新区已成为山城巨变的标地，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耀眼夺目。如果把山城比作一个昂首阔步的人，那么道路和巷道就是布满全身的血脉和经络，永不停息地把人脉和人气输送到应该流向的去处。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大小巷子，就像一行行好写历史和乡愁的字符，任由世代的人们踉跄揣摸。每条巷子都是相互连通的，没有“死巷”，无论是下行上走，只要方向不变，顺着巷道悠然自如地走，就会走出一片天，根本不用担心迷路。游人远道而来钻进巷子“客串”，感觉进了“迷宫”，之所以有这样的体验和感受，是因为觉得稀奇，更重要的是对巷子缺乏与生俱来的情感和坦然平常的态度。山城大街小巷什么时候对所有人都是通融的。密布在山城的大小巷道到底有多少，谁也说不清，说句玩笑话吧，只要有人冒出的地方就有巷子，人都是从巷道里走出来的。每个从巷道里走出来的人不知道穿过了多少小巷子，不知道爬了多少步梯子，走出巷道的人，只需仰面吼一声，根本不需要停歇，神情自如地该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，该干啥就干啥去。心安即归处，习惯成自然，身心自健康，紫阳被评为“全国健康促进县”实至名归！

所有的巷子都有巷头和巷尾。本地人习惯把巷头叫“上头”，巷尾叫“下头”，上石梯子叫作“往上头去”，下石梯子叫作“朝下头去”。紫阳民歌《挑水调》唱道：“上石梯，下石梯，姐儿挑水笑嘻嘻。”挑一担水上下石梯子，累得汗滴滴的，还乐悠悠的，鲜有少见。现在没人挑水吃了。百梯巷的上头出口正对着中学、幼儿园和小学“一站式”，居住在百梯巷下头的学生从小就自主接受巷道的“自然教育”，上坡下坎，吃苦耐劳，锤炼了灵魂，消磨了抱怨，上上下下走过的路都会发人生计数。百梯巷的下头直达河堤路，541国道与包茂高速公路隔江相望，襄渝铁路大桥与汉江公路大桥比翼齐飞，四通八达，比风都快。

与山城众多的巷道相比，百梯巷显得格外突兀，上仄下宽，直上直下，几乎没有旁侧巷子，认着路走就行了，所以更具有记忆、新生和活力。近年来通过“微更新”改造，原汁原味保留了巷道的历史风貌，升级完善了片区功能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，受到当地居民和游客的称赞。顺着石板铺设的梯子朝下走30米左右，向右拐进一条20余米的巷道，宽约两米，是百梯巷的一个缓冲地段，人走累了正好可以放慢脚步，平息一下身心。如果赶上午饭或是晚饭时候，居民楼缕缕缕炊烟在巷道上空环绕，“炊烟袅袅是故乡”的思绪就会被激发出来，人与巷的回味就会穿透密不透风的钢筋水泥，让淡淡的人情和幽暗的世俗随着炊烟飘散。百梯巷里有风景，两颗芳树益四邻，一棵桂花树，亭亭如盖；一棵玉兰树，挺立秀气。花开的季节，清芬袭人，浓香远逸，让人沉醉，令人欢愉。

我家住在百梯巷的“上头”，趁着周末，就会经过巷子到汉江对面的滨江长廊走来回，上梯下梯，安然自如，习惯之为常。如果好久没去走一走，浑身就感觉不得劲，说得动听点，巷子盘桓在我心中，牵扯着我的思绪，泛起生活的微澜。随着城市化进程如推土机一般地的加快推进，百梯巷里的老建筑最终也会面临改造或拆迁，原住民也许也会迁走，历史与现代的连接会让百梯巷原生样貌变得斑斓绚丽。无论怎么改变，人的内心和巷道的内心是无法改变的，那种踏实又温暖的巷子记忆将成为回响，越远远越响，永远不会消失，更不会成为绝唱！



百梯巷

刘建军

有不和，便分了家。老大一支以老大自居而留在老宅，老二这支只好屈尊搬到河流南岸建了李家新屋。

这新屋，正面一字排开，九间房子，中为大堂，有高大门楼，东西两侧无门，看似一户独有。但进入大院，却见四个天井，构成四大院落。他们兄弟四人各据一院，形成了生活分散、生产一体的家庭格局。

这座古建，完全是湘派建筑风格。作为砖瓦、土木结构的房子，它既为土坯墙体，又在外边砌砖，银灰的砖包裹了金黄的土，形成“银包金”的特别风格，寓示着财不外露与行事低调。风火墙高大厚重，房脊加盖着镂空花瓦，房檐和柱头、门窗有浮雕，组成福禄寿禧之类图案，处处显示着丰富而又内敛的建筑特色。而耕读传家、勤俭持家、尊老爱幼、百年和好之类的寓意性图案，无不显现出先祖的期望与深厚的家风。

李家新屋追求建造精良，讲究布局规整。四个四合院，均由门厅、天井、正房和厢房组成。内天井有排水设施，内檐雨水流入天井里的水缸、水池、水道，再由地下水通道排向屋外的房坎之下，流入池塘、田地，形成了循环利用的科学体系。仅从这屋山近水、依山就势和利水隔火、循环利用的建构理念来看，主人尊重自然的生态观主导了道家自然的发展观，打下了人兴财旺的坚实基础。

东边的旧宅因兄弟不和而家散人散，宅院早已沦为田地。祠堂后来成了庙堂，庙堂后来成了学堂。这庙堂曾是远近闻名的麻衣庙，这学堂则是新中国成立后“破四旧”而清理了神像与相关设施，刷了白灰和时兴标语，由当时的石转区魏凤公社兴建的双柏小学。

学校老师严守古庙培育新人，育出了满园桃李，谱写了动人诗篇。来自安康城的中专毕业生、回族女青年锁捍东，被山民的纯朴改变了城市姑娘的怯弱，让山风吹得刚

劲有力。她冬天踏着上尺厚的大雪接送学生爬坡上山，夏天一遇山洪便背着学生涉水过河，春秋雨季因为房屋潮湿还要与蛇、鼠之类的害虫打交道。由于吃苦耐劳、辛勤育苗，深受山民爱戴，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、全省优秀共产党员，并光荣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，用她的精彩故事为古村落书写了崭新的赞歌。

如今，学校旧貌换新颜，事业有成的学子奔走于祖国各地，而那两棵古柏仍然坚守于故土，在春风的吹拂下更加苍翠。

南岸的李家新屋，以及他们后人于附近一河两岸新建的十几处宅院、书院和祠堂等房屋，仍以其古朴、厚重的风貌彰显着耕读传家的魅力，让这个闻名三秦的古村落，在乡村振兴大潮中，因传统民俗、土特产品和青山绿水而打开了富路。

今天，当我们沿着李家新屋后边的混凝土公路，在油菜花海中穿行十分钟，来到半山腰的村界边，便见一座“慈安便民桥”飞架于河道坎上，两边的公路盘山而上，一条通往五堰河的上游，一条通往山外。村干部介绍说：通往沟壑的公路，是我们村的产业路，上边原有桑园、板栗园，现在规划了茶园、养殖场，通了高标准的公路，就能大干快上，产销两旺；出山的路，盘过山梁就兵分两路，一条连接本区的牛蹄镇朝天河村，一条沟通紫阳县双安镇的闹热村，有了内引外联，就能促使经济发展快马加鞭。

返回村部时，看到村民们自产的拐枣酒、甜柑酒和豆腐乳、豆瓣酱等土特产品正被游客抢购着，这古村新生便成了滋润人心的泥土清香。



山村喜事 刘明 摄

该摄影作品近日荣获2022年度“行摄”杯全国艺术摄影网络大赛(第一季)一等奖。

瀛湖

第1308期

童年上学记

陈婉君

我出生在渭北平原一个偏僻的小村子，世代种地为生。父亲从小学了木匠，农闲时节家里总是摆满了各种木工家具，经常满地刨花。他双手握着推子，不厌其烦地在木板上来回运行，发出有节奏的吱——吱——声，仿佛木头的呻吟声哭泣声。有时候他哼着小曲，更多时候把舌头抵住腮帮，好像嘴里含着一个鸡蛋，半个脸庞都鼓了起来。有时候耳朵上夹着一支纸烟，顾不得抽，怕烟灰点燃了刨花，也不敢随意抽。时不时还需要划条线，就拿出墨斗，用墨汁沁湿了线，摇着线轴收紧墨线。喊我们姐妹俩帮忙拉线，在木板上用力一弹，一条黑线就出现了，这便于锯出合适的形状和尺寸。有时候，用劲太大，墨汁溅在脸上，我们哈哈大笑。这时候，母亲一般在窗口绣花、剪窗花。家里经常来讨教的年轻媳妇，妈妈不是让我们给客人拿凳子，就是喊我们给灶火添柴火。那时候，我格外勤快。姐妹们一夸我，我就更加卖力地表现，现在想想真是人来疯。

上学以前，家里片纸皆无。能捡到半片报纸，也要欣喜地看半天，感觉很神奇。好像纸上生花，让人琢磨不透。

我们上学的教室，是一间土木结构的大瓦房。桌子不能叫桌子，是泥糊基砌成的墩墩上面搁一块水泥板。凳子好像没有，不知道当时是否跪在地上听课。只有一位邻村姓赵的男教师，教我们三个年级所有的课程。因为生性调皮顽劣，我常常惨遭嫉恨。三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，虽然人数少，但经常相互干扰。一个年级上课，其他两个年级就在教室外面的空地上划字或者读书。划字工具是旧电池中间一根碳棒或者一根树枝，经常搞得手脸全黑，花猫一样。我经常恶作剧，把手悄悄蒙在别人脸上，罚站挨打是家常便饭。后来，讲是学人家裹半片废纸，防止染黑了手脸。教室外面的土地上，好像种上了文字，种下了希望，一人一块试验田。

有一次，老师布置了家庭作业，可我的本子正反两面都写完了。村子里也没有小卖铺，天也黑了，大队商店的门早就关了。无计可施，父亲也已经睡了，只好起床穿上衣服，拿出他的木工工具开始给我做了一片桐木板，抛光，两面刷上墨汁。我用粉笔把作业写在上面，第二天早上背着一大块黑板自豪地交了作业，木匠的女儿就是如此霸气。

农村家里的活儿总是干不完，放学回家一点点时间也要抽空去地里割草，家里的草料不够，猪牛需要青草补给。有一次，放学后去放羊，边放羊边玩，竟然忘记了下午还要上学。放羊到学校附近，竟然发现院子里有学生在玩耍，方才如梦初醒。因为离家较远，怕丢了羊，也没有敢冒险把羊拴在树上上学。在自责和懊悔中，艰难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下午。

那时候冬季特别冷，大雪纷飞时节，我们在学校附近抱些柴火，把老师办公室的炕烧热，坐在炕头围成一圈听老师讲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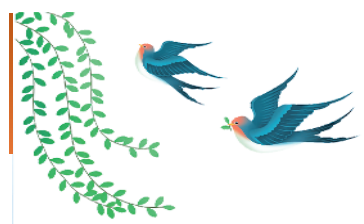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三年级第二学期，我们被分到大队一个正式小学，结束了炕头听讲的日子。因为离家太远，经常呼朋引伴，上学放学路上边走边玩，迟到早退成了家常便饭。记得教我们语文的张汉民老师说一句话：“你这伙游蜂，简直无法无天了。”可见，我的童年过得有多么涣散，目无纪律。到了新学校，我才知道孩子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叫同学，孩子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叫师生。那时候，我们把上学叫念书，念书的意义很明确，就是学识字和算术。

还有一次，我在地里干活，听到村上大喇叭喊我的名字，让我到乡政府去领奖。往回走的时候，那些叔叔阿姨们笑哈哈，赶紧把你的花猫脸洗干净，不然奖状不给你了。后来，才知道我的作文和数学竞赛都得了一百分。那时候老师们可真实诚，连作文都给满分。这极大鼓励了我的观察力和写作兴趣，我开始关注身边人和事的细微之处。四年级的一位语文老师，经常用他的大手握着我的小手，一笔一画教我写自己的名字。那时候，我经常疯跑，头发蓬乱衣服脏，老师也不嫌弃我。现在还能想起老师英俊的脸庞，还有他那好听的名字——田文辉。多好的老师啊！

梁发荣先生是我五年级的语文老师，说话时喜形于色，喜欢左右摇头，好像不摇头不足以表达自己。有一次放学，梁老师来家里家访。他告诉母亲我是爱读书的料，要好好监督我收拾我，别白费了我的高智商。现在想来，这种话估计梁老师对每一位家长都说过，而且当时也故意让每一位孩子都听见了。

现在，每每对自己失望之极，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梁老师关于智商的高论，眼里涌动着感激的泪水。当孩子有不会写的生字时，我会把生字一笔一画认真地写在黑板上，也会像田老师一样握着孩子们的小手，正如当年田老师握着我的小手，一笔一画地专注引导。

时间都去哪了？好像一眨眼，三十多年就过去了。儿时的记忆，如时间长河里的浪花，时不时泛起阵阵涟漪。



触摸岁月的春天

任雪姣

春风拂面的这几天，眼前总是浮现出一派静美春光，亲切、熟悉、可人。我搜索着记忆中的山山水水，那柔风、那春景、那憨人、那田野，不就是我午夜梦回、时时惦念的故乡吗？

我是山里孩子，从小最喜欢的事情便是春日踏青，漫山野，满江边地走，这种亲近自然的集体活动可是一件大事，必须前一天就开始准备干粮、零食等野餐的食物，孩子们更是欢天喜地，早早收拾好自己的小背包，兴奋地连睡觉都带着笑容。第二天，当清晨的微曦还笼罩在山间的时候，我们便启程出发了。

紫阳的山，是茶山是青山。进山，走羊肠小道，满目风景美不胜收。小草沾着晶莹的露水随风跳跃，瑟瑟舞蹈；四周野花绽放，星星点点洒落在山坡上，五颜六色，装点好不热闹的山景；清脆的鸟儿清脆地鸣唱，在山谷里阵阵回响，叫人愉悦；林间潺潺清泉，清冽甘甜，比售卖的矿泉水要好不知多少倍。越往山里走，树木越苍翠，满眼的绿色由浅入深，浓郁化不开眼，几抹白雾缠绕，越发使这宁静的山谷更幽静。外婆有眼干的毛病，我便沿途采集露珠，为外婆治疗眼疾，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，滚落在小瓶子里，对着太阳，闪闪发光；山泉水是烹茶的最佳用水，对茶很有研究的外公最喜欢用山泉水烹煮清明新茶，返程时候必将装上满满的一瓶带回家，煮出来的茶水汤清茶甜，口感醇香，实在是难得的佳茗。

越走，空气越清新，花木越茂盛。看着郁郁葱葱的树林，外公无不感慨地对我们说起了以往的故事。那时外公刚来山城安家，山上植被茂密，风景优美，物产丰富，农户们靠山吃山，经常上山狩猎、摘木耳、采蘑菇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兴起大炼钢铁，山里树木被砍伐得七零八落，连碗口粗的小树也不放过，失去栖息地的鸟兽四散不知去向，好好的林子被糟蹋得不成模样。

到了改革开放年代，国家重视环保，专门立法保护生态环境，砍伐乱象得到有效遏制。走进新时代，大力倡导退耕还林、还草，树林经过休养生息，生态恢复了元气，看着如今山清水秀就是金山银山的好环境，齐口夸赞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好。继续跋涉，我们到达了目的地。蓝天下的溜溜草长遍

了整个山谷，半个坡的野花采也采不完，花间有许多漂亮的蝴蝶迎风飞舞，花香也引来不少蜜蜂忙碌第一次采集花蜜。孩子们都有亲近自然的天性，迫不及待拿起手绢扑蝴蝶、采野花、编花环，真是有趣极了。

最有趣的是跟着外婆挖野菜。“农历三月三，荠菜赛灵丹”。在春天里，大自然赐予田野各式各样鲜嫩的野菜，跟着外婆拎起竹筐，拿着小弯刀，走向田野深处，见到一块野菜茂盛的地方便蹲下身子，细心地剅起来，外婆边挖边教我，这是荠荠菜，那是狗牙苣，旁边的是白蒿，树上的是香椿等等。我不解地问外婆：“现在街上的蔬菜那么多，为啥还要挖野菜吃？”外婆意味深长对我说：“事非经过不知难，自己采摘才觉香。想起以前饥荒年景，谁家不是把野菜当救命粮，二四八月青黄不接最是挨饿受饥，都靠挖野菜熬过饥荒。如果没有这救命的野菜，不知会饿死多少人。现在虽说日子好了，也要常吃吃苦思甜饭，感恩好日子带来的好年景，珍惜得来不易的好岁月。”

在田野里疯跑的我，蹦跳、打滚、亲草，脚上、手上、身上都是绿色春的颜色，外婆笑着说：“俺丫头是个春姑娘啦！”翌日，这些采摘的野菜就会被外婆做成菜肴端上桌，配上熬好的白粥，吃上简单朴素的一餐，让生长在蜜罐里的孙子辈品尝饥荒年头的“苦”，感恩丰衣足食的“甜”，养成不挑食不浪费的好习惯。如今，医学研究，许多野菜有着很高药用价值，对人的身体大有裨益，城里便刮起了一阵挖野菜的风潮，野菜也顺势成为一种时髦、稀罕的菜肴，市场售价也水涨船高，当地的菜农发现这一商机，便开始用大棚种植野菜，但经我的品尝，那寡淡的滋味已不复是我记忆中的味道了。

已有两年没有回乡踏青，因没了外婆和外公又平添了怀念的味道。听说家乡日新月异，生态环境持续好转，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升，目前紫阳又在推广发展特色旅游产业，将家乡的青山绿水、富硒美食向省内外推介，家乡俨然成为又一旅游休闲地，旅游带动当地发展，富硒农产品销路畅通，农家乐一家家开起来，为家乡百姓谋划出另一条致富路。我惊喜于家乡的变化，自豪于她的发展，那山水的故事和魂灵，还有那踏春的记忆都如隽永的温柔，永远定格在我青春的镜像中。